

人间物语

隐秘的火焰

| 马明哲 文 |

多年前,四月的一天,《散文》杂志的刘铁柯老师自天津打来电话,“我要乘火车到沧州看你,下午五点到。”

在此之前,我的散文《北方的河》发表前,因为语言技巧的问题,刘老师来过一封信,密密麻麻地写了三四页。

信末三字——“于深夜”。这让我想到一个陌生的人,一个没有见过的散文编辑,他戴着眼镜,伏在台灯下,写这封信。信至最末,他往窗外望了望,看到城市里的万家灯火已经黯淡,只有星辰睁大着眼睛。他顺笔写上“于深夜”,然后搁下笔,揉了揉酸痛的眼睛,继续看稿。

我想象不出他的相貌,但这三个字,让我对他编辑事业的热爱有所体会。认真地修改之后,我把稿件回寄过去。

五点前,我和文友张祈赶到火车站。在出站口,把一张写有“刘铁柯”三字的纸板,举过头顶等候着。

出站口里面挤满了人,我们注视着鱼贯而出的旅客。

一位身材高大、花白头发的长者朝着我们走过来。他满脸笑意,走到跟前,问:“哪个是小马?”

我应了声,接过他肩上的包,然后,向他介绍了张祈。我们一起往站前广场走。

一辆出租车驶过来。我一抬手。“我们去的地方通不通公共汽车?”刘老师问。

“通。”

“那就坐公共汽车,不要因为我来就乱花钱。”

公共汽车上,刘老师说:“来沧州,就是为了来看看你的生活。你寄给我的那篇《父子情深》,看完,我流泪了。你受的苦,让我心疼。”

说着,他伸出手来,把我的手紧紧握住。

《父子情深》是我的一篇自述体散文,写母亲去世后,我与父亲相依为命的事。

我确实受过苦。那种苦,是自己内心的感受,不是挂在嘴上叫人可怜的。骨子里,我也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怜悯,宁肯“打脱牙,和血吞”。

但此刻,我的手在刘老师的手掌心里感受到一种温暖。我不愿意抽出手来。心也被一种无名的温暖所包容。

张祈说:“到站了,下车吧。”公共汽车停了下来。

此刻,天已经黑了。酒店里,有几个朋友在等我们。

晚上,刘老师喝了不少酒,脸红红的,但没有丝毫的醉意。他讲散文与人生,我和几个朋友都听得入迷。这时,他提到了我。

“小马,来的时候,我和家里商量过了,如果你生活有困难,从今以后,我每月给你些生活费。”

说这些话时,他的眼睛直盯着我。那眼神,已经超越了一位老编辑对新作者的关心,而纯粹是一位长辈对晚辈的关爱。

他的这番话,让我在座的几个朋友都惊诧了。当然,最惊诧的,是我。虽然是亲耳听他说这话,我还是有点不敢相信。

因为我们素不相识,彼此陌生。联系他和我的,不过是一些可有可无的散文作品。

我身体中最柔软、最敏感的那一部分,被感动了。

此时,我的几个朋友热泪盈眶,说:“你敬杯酒吧。”

那时,喜欢食素、滴酒不沾的我,端着酒杯站起来,恭恭敬敬地敬了刘老师三杯白酒。

直着脖子灌下这三杯酒,胃里一片火烧火燎。一下子,我仿佛理解了刘老师的心。他如同这透明的白酒,外表平静,里面,却隐隐藏着火焰!

散席后,我们请刘老师住在酒店里。刘老师问我,“你住的地方能容下我吗?”

那时,我和张祈合租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如果他去,能住下,只是条件简陋。

刘老师说:“那我不住这儿,我跟你们住一块去。”

恭敬不如从命。

那天晚上,我和刘老师聊到了深夜。关于文学,关于人生,关于生活。有些话,我不愿、也不能跟父亲说,此刻,却向刘老师敞开了心扉。

之所以不能、不愿跟父亲说,是不想给父亲增加心理负担,不想让他为我担心。之所以能跟刘老师说,是因为我的苦恼需要倾诉,需要一位像他这样的阅历深的长者指点迷津。

不知不觉,聊过了子夜。我怕影响刘老师休息,收住了话题。

刘老师说:“你一个人从农村来到城市生活,经历了这么多的不容易,我心疼你。但是我还得告诉你:不要放下你的笔啊!你的未来,你的道路,就在你的笔尖上啊。苦难对于人生也是有营养的。坚持写吧,勤奋写作能够帮助你驱除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相信我,我看好你!”

说着,他拉过我的手,又紧紧地握了一下。

第二天,我请沧州晚报总编辑刘桂茂一同陪刘老师去旧州镇看了著名的沧州铁狮子。

下午,刘老师返回天津。在火车站候车室,在他检票进站之前,刘老师再次拉起我的手,他说:“小马,坚持写!记住:经济上遇到困难,给我打电话!我可是当真的。”

那一年,刘老师62岁,已退休,杂志社人手少,返聘他继续做编辑;我26岁,涉世之初,懵懵懂懂,喜欢读书,爱好写作,心存梦想。

吴风越雨

临安西天目山记

| 许小婷 文 |

演奏,听雨的人漫无边际地遐想,整个人似被雨水荡涤一样身心透明。

3

从天目书院下山,步行约10分钟,有一条天目古道,据说天目古道原分为东天目古道和西天目古道,东起昭明禅寺,经等慈,翻越上排岭、六谷岭,穿过俞家,越过朱头陀岭,过蟠龙桥,抵达西天目山禅源寺,全长20余公里。

眼前的这条古道通向禅源寺,是由自然的块石铺筑而成,并沿山势蜿蜒伸展。古道上遍布青苔,两侧翠竹茂盛,松柏耸立,错落有致的柳杉树和一些不知名的伟岸大树,遮天蔽日,空气也格外清新。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谁将沉重的身影烙在古道?谁用高亢的嘶鸣缝补岁月?谁拨动古道的心弦,唱响不绝的歌谣?

一段充满希冀的古道,一条绵延古今的丝带,一段静默无声的历史,世上所有的路径,还有什么比一条古道更能抵达生存和希望?

4

回到天目书院,在幽静的房间里,将一支檀香置于香炉,轻烟便丝丝缕缕弥漫。一只玻璃杯里,放入几瓣天目山的青顶茶叶,冲入一壶滚烫的泉水,茶便舒展开袅娜的身姿,生色,吐香。

有一缕幽香飘过唐朝,在一杯中安然,氤氲。茶水在唇齿间回绕,有浓淡,有冷暖,亦有悲欢,万千滋味,融入了世态炎凉与人情冷暖。

仿佛赴一场千年的邀约,陆羽正取一壶深山清泉,拾林间松枝燃于泥炉,火苗温暖着时光,煮着一世的芬芳。乌润的叶芽在杯中浮浮沉沉,聚聚散散,所谓茶如人生。捧一杯香茗,举一卷《茶经》,浅啜慢饮,一丝苦涩却又回味无穷。

茶,本不分高低贵贱,无论名流权贵,抑或乡村野夫,无论细品慢斟,还是粗口豪饮,无论闲暇时或者劳动中,饮一杯清茶,无关风月。

茶,进贡皇室的称贡茶,百姓饮用的是茶叶;文人墨客是品茶,布衣白丁是喝茶。茶不仅是一种饮品,也成为一种文化。

饮茶之道,在于宽容与放松,暖热的茶汤,馨香扑鼻,温润、透清,缓缓升腾的气息,润泽着品茶的人,润泽着历史,诠释着茶深邃而顽强的生命。

其实,品茶,品的是人生。人生当如茶,清廉胜浮华。

1

天目书院位于临安西天目山昭明峰下,相传为梁代昭明太子萧统读书的地方。我们到达书院时已是下午时分,尽管太阳还没有下山,但这里没有城市中的燥热,心绪便安宁下来。

一条高高的石阶通向幽静书院,拾级而上,每一块铺满苔藓的青石板,似乎承载着书院的历史与未来。书院被四周苍翠的竹林和参天大树环抱,有风掠过树梢徐徐送来,庭院内的兰花和一些不知名的花草绿意盈盈,摇曳生姿。眼前那幢古朴、典雅,青瓦斜脊的砖木结构楼便是“读书楼”了,透迤的长廊仿佛有书香飘来。

在长廊的椅子上坐下来,时光便慢了下来,那些尘世的欲望犹如泡在水中的茶叶,起起伏伏的沉浮后最终安静地卧在杯底。

此刻,谁的读书声惊起飞鸟?谁的心事空灵地悬挂在竹梢?谁的诗篇传承为一种性情一种文化,放逐浪迹的心,一晃千年?

2

山野里的雨是突然光顾的,丝毫不会提前打个招呼。住在天目书院的第二天午后,大雨急急地突兀而来。于是原本附近散步的想法被迫打消,那么就干脆端坐在长廊前听雨。

雨落在大树上,落在屋顶上,落在不远处的山峦上,云雾渐渐弥漫,变幻莫测,如一幅轻盈的帷幕,飘悬在书院四围,眼前宛如一幅水墨画,雾水濛濛,心仿佛也被融化进画里。

山里的雨不同于城市的雨。城市里的雨敲打在玻璃窗或钢筋水泥的建筑上,发出“哗哗啦啦、噼噼啪啪”的声响,听起来喧闹而不安。山里的雨敲打在瓦上,而那些瓦似乎就是为雨设计的乐器,雨的梆子敲下,瓦便奏出“叮叮咚咚、滴滴答答”的美妙音乐,雨落得急促,瓦便奏得慷慨激越,雨落得缓慢,瓦便奏得温柔轻盈,仿佛能沁入人的心脾。

氤氲的云烟萦绕着书院外高高的大树和俊俏的翠竹,将书院衬托得朦胧、静谧、秀美,一条条亮晶晶的雨丝有些直直地落下,有些斜斜地飘来,有些顺着瓦静静地淌下,仿佛它们都悄悄地滴落在我心里。此时,我只愿时光暂且停留。

一场雨,最容易触动的是心灵深处那平时不敢触动的弦。雨后,拔节的不仅是那些植物。此刻,瓦依旧在专注地



秋野芬芳

摄影
江南雨